

# “送逝者走完最后一程,庄严神圣”

## 济南殡仪馆火化师:不惧社会偏见,敬畏生命历程

“火化车间是离天堂最近的门,能送逝者走完这一程,我们觉得很光荣。”作为济南殡仪馆的火化师,刘刚灵、丁斌等人对于这份工作充满使命感。虽然每天要在温高40℃的室内工作至少8个小时,每天呼吸着刺鼻的油烟粉尘;但他们从未抱怨,只因对生命的敬畏。

本报记者 王杰

### 火化车间平均40℃ 每天湿透两套工作服

18日中午11点,简单吃过午饭,济南殡仪馆火化师丁斌等人便匆匆赶回火化车间,准备开始一天忙碌的工作。根据济南习俗,逝者家属一般都选择在中午12点之后火化逝者遗体,每天12点到下午4点是火化高峰期。

“不少人觉得干这活,只要有胆量就行,但大错特错。”丁斌称:完成一次遗体火化,需要控制很多方面——遗体正常燃烧、火化机正常运行、油风调控、骨灰质量等。“调控失误,遗体得不到完全燃烧,骨灰就可能掺有杂质或发黑,家属不会满意,也是对逝者的不尊重。”

火化车间有6台火化炉,炉膛内近千度的高温,让此处冬季无需暖气。“现在还好些,省去了穿棉衣。夏天这里就是一个大蒸笼,有四五十度,靠近炉门温度能有60℃。”车间副科长刘刚灵称,夏天火化车间里,经常有火化工中暑,藿香正气水是此处常备药品。接连几小时的炉前工作,刘刚灵额头上冒出汗珠,在火光的映射下,格外闪亮。

据悉,6台火化炉皆为自动化,每台炉都有两个炕面,两个炕面轮流进行工作——一个炕面在炉膛内火化遗体时,另一个炕面冷却出炉,等待火化工收集、装殓其上的骨灰。“火化车间现在专门排班,员工轮流休息。”谈话间,一具遗体被运送过来,几名火化工人从休息室走出来。按照计划,当天下午他们还有火化15具遗体的任务,还要在这个“蒸笼”里继续呆4个小时。

### 每五分钟看一次炉眼 热得心都快跳出来了

13点30分,被送往火化车间的逝者遗体也越来越多,火化师们开始忙了起来。在车间现场,刘刚灵与其他火化师一起将棺木抬至炕面,按动操作板,炕面推进炉膛,“平均每天20具遗体的火化量,需要6台火化炉流水式作业”。炉门关闭后,并非一劳永逸,火化师还须透过炉眼观察遗体燃烧状况,以此调整油风对比与燃烧角度。

丁斌的主要职责便是掌控火化炉的温度。6个火化炉全部启动后,每隔五分钟,丁斌便要查看一次火化炉内的燃烧状况。至于查看的方式:就是打开炉眼,用肉眼直接观察。靠近炉眼,炉膛内800℃的高温所散发出的热浪,让人感觉难以忍受;炉内火光四射,令人炫目;而丁斌却边观察边用设备调整着炕

面角度。“六个炉子查看一圈,正好五分钟,几乎是不停歇地看。”丁斌称,“不管春夏秋冬,站在炉膛前,都很难受,尤其是夏天,炉膛溢出的高温,热得人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”

随着火化炉提示音的响起,一位逝者的遗体已经火化和冷却完毕。记者与刘刚灵一起来到火化炉前,随着炉门的打开,一股热浪扑面而来,瞬间让人窒息。火化工们全然不顾,有条不紊地在耐火板上收集逝者的灵骨。

炕面被推出后,刘刚灵与其他火化师开始仔细地将灵骨压碎后收集,粉末状骨灰也须用吸尘器收集起来,一并放入骨灰盒中。最后将骨灰盒交到家属手中,整个火化过程才算完毕。

### 保住婴儿骨灰 双亲下跪感谢

参加工作至今,薛志伟已在火化车间工作了12个年头,比丁斌还要多两个年头。如今虽已调离火化车间一线,但薛立伟还记得19岁中专毕业分配到火化车间时,车间老师傅跟自己说的“火化工是天底下最神圣职业”的教诲。“当时我想,就这个活儿,谁信啊”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火化车间,一切设备都是手动。火化师亲自将遗体推进炉膛,亲自钻炉膛清理维修,“一天工作下来,满身都是汗、鼻子里都是油灰。”薛志伟称,自己当初也想着换工作,可干着干着就喜欢上这个职业,也懂得了老师傅话的含义。

“每次到了遗体火化,家属们的情绪才最终爆发,呼天抢地、痛哭涕零。”孟贺龙称,每次亲手将骨灰盒交到逝者家属手里时,家属感激、庄重的眼神,逐渐让他体会到这份工作的神圣,“就像完成了一项重托,很有成就感。”

在火化行业,2岁以下婴幼儿遗体的骨灰很难保存。“婴幼儿骨架一丁点,而燃烧遗体需要送风,冷却骨灰又需要排热风,风扇一转,那点骨灰全都被吹没了。”薛志伟说,

直到两年前,这种局面才有所突破。“那天,一位孩子的父母哭着求我们争取能留下孩子骨灰。”看着这对悲痛欲绝的夫妻,薛立伟决定试一试——他破例没有送风,只用油烧,而且全程紧盯炉内情况。“烧了约一个小时,比一具成年遗体火化时间(40分钟)还长”。

“出炉后就只有一小捏骨灰。”薛志伟说,接过骨灰盒的一刹那,这对夫妻扑通便向自己跪下了。“也许外人看来,感觉我们掌握这么个技术挺无聊的。可对于这个家庭来说,这小捏骨灰就让他们一生有了寄托。”



火化师透过炉眼查看炉内燃烧情况,炉内近千度高温令人窒息。 本报记者 王杰 摄

### 偏见让朋友越来越少 还连累孩子没朋友

“遗体不可怕,可怕的是社会对我们这行业的偏见与歧视。”薛志伟称,工作13年,除了同事,自己朋友越来越少,“学生时代的好友都断了联系,同学结婚,很少邀请我去,大家都心知肚明”。

作为一名火化师,要时刻保持表情肃穆,不能笑。薛志伟称,这种长期压抑的状态,容易让人产生抑郁倾向。“我们这儿的火化工都有这个问题,性格越来越孤僻。聊不到一块儿去,人家聊工作中的事,我们聊啥?”丁斌称,遇到朋友亲人婚礼,自己都会知趣地离开;而当外人问起工作,他也大都以民政局来搪塞过去。

“尽管社会包容度高了,但人们对这些还是多少心存忌讳迷信。”工作13年,薛志伟从不主动告诉他人自己的职业,“一般人知道的话,肯定不愿意跟我们握手,甚至一个桌吃饭都不愿意”。

“我还比较幸运,得到了家人的支持。”刘刚灵原本是一位公务员,妻子来济工作,自己便辞去公务员来济工作。“先是在民政局工作,后来就报考了济南殡仪馆。”妻子得知后,并没有过多干涉。

“我们小区里不少家长知道我俩的工作后,都躲着我家孩子,不让自家孩子跟我家孩子玩。”薛志伟对此颇为忧虑,“孩子现在小,等长大了,真不知该怎么跟他说自己的职业。”

因担心孩子在学校遭歧视,济南市殡仪馆的不少工作人员在填写“家长职业”一栏时,都会填“民政局”。“有的同事,孩子都十多岁了,还是不敢告诉他自己的工作。”薛志伟说,“希望随着社会的进步,我们这个行业越来越被接纳,不要让孩子因为我的工作而受影响。”

## 老人凌晨阁楼上闪了腰 消防战士伏地将其背上



由于阁楼楼梯狭窄陡峭无法使用担架,消防队员只好趴在地上将老人平移到背上后,将其慢慢背下来。 本报记者 王杰 摄

12月17日凌晨,省城二环南路兴隆家园附近,一位老大娘不慎在家闪了腰,无法动弹。接到求助电话后,济南公安消防领秀城中队的官兵迅速赶赴现场救援。最终,消防官兵克服阁楼狭小、无法使用担架的困难,将老大娘成功背到楼下。

12月17日00时47分,济南公安消防领秀城中队接到群众报警求助,二环南路兴隆家园附近,有一位老太太在家中闪着腰,无法移动,家人求助。接警后,领秀城中队立即出动一车八人,赶往现场。到现场后,消防官兵最初试图使用担架将老大娘抬下楼。可救援人员发现由于老大娘所处阁楼楼梯较陡,楼梯拐角较窄,担架根本无

法使用。

“现场120医护人员也告诉我们,老大娘腰部不能弯曲,双脚不能着地,也不能太用力……”参与救援的消防官兵介绍。考虑到种种情况,中队指挥员立即采取措施,让一名消防队员平趴在地上,然后众人协力将老大娘慢慢平放在消防队员的背上。

紧接着,那名消防队员慢慢背起老大娘,而其余救援人员在一旁辅助将老人的双脚也慢慢抬起,确保其腿部和腰部基本处在同一直线上。最终,经过消防官兵近一个小时的努力,成功将受伤老大娘从3楼背上,由120急救车送往附近的医院救治。

文/本报记者 傅伟  
片/消防供图